

梧桐开处

刘超

堂姐比我大九个月,是童年里最合拍的伴儿。我们算不上朝夕相处,却在岁月的褶皱里藏着一段被时光浸润的细碎温柔,像春日里悄悄舒展的梧桐叶,不张扬,却格外动人。

幼时的我,守着村里的一方小院,看炊烟袅袅,听鸡鸣犬吠,日子慢得像村口的流水。而堂姐,因叔叔婶婶工作原因,在城市的霓虹里长大,踩着柏油路,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,只有逢年过节,才会随着长辈们,踏着一路风尘回到村里。于我而言,她的归来,便是节日里最盛大的惊喜,比贴春联、放鞭炮更让我满心欢喜。

每次相聚,长辈们总会笑着递给我们每人一毛钱。那一元纸币,在彼时的我们眼里,便是沉甸甸的财富,攥在手心,连指尖都透着雀跃。我们从

不舍得乱花,拉着彼此的手,一路蹦蹦跳跳跑到村头的小卖部,掂着脚尖,在琳琅满目的零食柜前细细挑选。商议再三,总会选五种零食,每种各要两份,你一份,我一份,不多不少,恰好能分尽我们满心的欢喜。那些裹着糖衣的碎屑、脆生生的饼干、酸甜的果脯,装在小小的口袋里,够我们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,你一块我一块,叽叽喳喳地吃一整天。阳光透过槐树叶的缝隙,洒在我们沾满糖霜的指尖,风里都是童年的甜,那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、最纯粹的快乐。

时光总在不经意间悄然流转,我们渐渐长大,褪去了童年的稚气,也渐渐被生活推着,走向了不同的方向。堂姐继续在市里求学、工作,我也离开了小村庄,奔赴自己的远方。我们相聚的次数越来越少,从逢年过节的如期而至,变成了一年难得一见的匆匆相逢。后

来,她远嫁福建,却又在上海奔波打拼。隔着千山万水,我们的联系只剩下手机屏幕里的几句问候、几句叮嘱。那些并肩吃零食的时光,渐渐成了尘封在记忆里的念想。

去年五一,我特意给堂姐发了消息,邀请她来家里小聚。她欣然应允,餐桌上,我们聊着这些年的细碎过往,说着各自的生活与心事,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,没有距离,没有隔阂,只有满心的亲切。饭后她陪着我一起洗碗,无意间抬头,透过厨房的窗户,看见楼下的那片梧桐树,正开得热烈而绚烂——簇簇淡紫色的梧桐花,缀满枝头,硕大而温婉。风一吹,细碎的花瓣轻轻飘落,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清香。那一刻,心头的浮躁与疲惫,都被这温柔的景致抚平,连心情都变得格外明朗。

如今,窗外的梧桐花又开了,依旧是去年那般绚烂,淡紫色的花瓣铺满

小径,清香依旧。只是,今年的五一,堂姐却回不来了。工作的忙碌,路途的遥远,让她无法赴这一场梧桐之约。心里难免有几分遗憾,遗憾不能与她共赏这满树繁花,遗憾不能再像小时候那样,并肩说着悄悄话。但这份遗憾,又带着几分温柔的美丽。就像梧桐花,开得再盛,也终有飘落的时候,却在盛开的时光里,留下了最动人的印记。我们的情谊,虽隔着千山万水,虽相聚甚少,却从未褪色。那些童年的欢喜,那些相聚的温柔,那些梧桐花下的期许,都藏在岁月里,成为心底最珍贵的念想。愿这满树繁花,能载着我的思念,跨越千里,送到她身边。愿我们纵使相隔遥远,也能岁岁安康。愿下次梧桐花开时,我们能如期相聚,再续那些未说完的话,再拾那些被时光珍藏的温柔。

(作者单位:山东青岛平度市统计局)



郁见春天

李会炜 摄

春在调查路上

卢颖

几场春雨落罢,风里的寒意便渐渐褪尽了。田埂间、山坳里、河岸边,一畦畦油菜花接连开了,把南方的乡野,晕成一片明亮的暖黄。

油菜花是最不挑地方的。无论是连片的大田,还是房前屋后的边角闲地,只要落了种,就能顺着地势扎下根,蓬蓬勃勃地长起来。没有刻意规整的排布,高高低低的花秆托着密密的花穗,风一吹,就起了层层叠叠的浪,混着泥土的腥气与花蜜的淡香,往人衣襟里钻。蜜蜂绕着花穗嗡嗡地转,田埂上拿着农具的农人走过,脚步落处,惊起几只粉蝶,晃悠悠绕了两圈,又落回了金黄的花海里。

每年油菜花开的时节,也正是春耕备耕调查最忙碌的时候。跟着农业科的同事,揣着调查本、拿着PDA,沿着开满花的田埂往地里走,裤脚总免不了蹭上露水、油菜花的青绿色,沾着田边的泥点,往凳子上一坐,还能在身上找到几株花朵。遇到在田里侍弄油菜的农户,就蹲在田埂上打声招呼,便会主动唠几句家常:“今年种了几亩油菜?化肥、种子的价格涨没涨?看这长势,今年收成能有多少?”这些烟火气里的对话,藏着的是我们要核实的春耕实情,要记录的民生细节。

年年跟着花期往村里跑,乡间的小路走熟了,油菜花好像也都认得我了,它用那鲜艳的黄色迎接我们。这几年,看着这片金黄的花海,不光给农户带来了油菜籽的踏实收成,还引来了城里看春景的游客。镇子上开了很多土菜馆,路边多了卖土蜂蜜、菜籽油的摊,农户们说起眼下的日子,眉眼间的笑意也藏不住。这些细碎又鲜活的变化,都被我们一笔一笔,记进了调查本里,成了乡野春日里最实在的注脚。

常有人说,油菜花是最接地气的花。它不娇贵、不张扬,在哪都能开得热热闹闹,把最朴素的春光送到每一片田间地头。其实我们千千万万的基层调查人也一样,扎根在乡野之间,踩着田埂走村入户,把每一次入户询问、每一笔核实的数字、每一份民情的记录,都安放在脚下的土地里。

风又吹过,花海翻涌,满目金黄。我知道,这一路盛开的油菜花,既是春日里最动人的风景,也是我们调查路上,最踏实、最温暖的陪伴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南昌调查队)



枇杷香

李颖琦

作者:李颖琦

茶山春韵

过庆东 摄



读《诗经》话农调

任天龙

“俶彼甫田,岁取十千。”《诗经》里的稻秧与麦种,已在文字间摇曳了3000年。这个春天,统计调查人依然行走在希望的田野上——不论是十年一度的农业普查,还是年年如约的春耕调查,细细品来,都藏着一脉相承的诗意。

“三之日于耜,四之日举趾。”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里说,正月修农具,二月下田去。这何尝不是今天农业调查的“摸底”环节?春耕未动,调查先行——种植意向如何,土地流转几何,农资准备是否充足,每一笔数据都要在入户走访中摸清、摸准。心里有底,脚下才有路。

“千耦其耘,播厥百谷。”《诗经·周颂·载芣》以八个字写出了春耕的壮阔:千人并肩劳作,从低地到高坡,处处是耕耘的身影。今天的农业调查,同样踏遍田埂地头,只不过我们手中的“农具”早已从耒耜换成了无人机和遥感设备。卫星影像掠过大地,样方地块一览无余。古人“播厥百谷”,我们“精准测地”,方式变了,那份对土地的认真与虔诚从未更改。

“曾孙之稼,如茨如梁。曾孙之庾,如坻如京。”待到丰收时节,庄稼堆如屋顶,粮仓高似山丘,这是《诗经·小雅·甫田》描绘的丰年图景。今天的粮食产量调查,则有更为精细的“现代手法”:实割实测。样方内的作物要一镰一镰割下,脱粒、晾晒、测水杂、过磅称重,从一块样方推算出一地单产,再汇聚成全省全国的丰收答卷。每一个数字背后,都是统计人用脚步和汗水丈量出来的分量。

《诗经·周颂·载芣》的结尾意味深长:“匪且有且,匪今斯今,振古如兹。”不是现在才这样,不是今年才这般,自古以来就是如此。从《诗经》到遥感,从未耒耜到无人机,农耕的时序未改,对土地与收成的关切未变。农事调查的“基因”,早已镌刻在古老的诗行里,也流淌在每一次田间测量与入户询问之中。

春耕,夏耘,秋收,冬藏……古人以歌诗记录农耕,我们以数据守护丰收。这个春天,不妨翻开《诗经》,也走进田野——在千古诗韵中感受农耕文明的脉搏,在统计调查里见证华夏大地上乡村振兴的新篇章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丰台调查队)

向海而记

李星欣

涓涓的海风,是烈的。那年春天,岛上,风从海面压过来,带着盐的涩,带着鱼的腥,直直地扑进人怀里。岛上没有遮挡,风就一路跑,跑过低矮的石厝,跑过山头的妈祖像,跑过沙滩上晾着的那些渔网。木麻黄被吹得东倒西歪,却没有一棵折断,它们的根扎得深,像这里的人,生来就懂得怎样在风里站稳。

风是有记忆的。我想,它一定记得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在海上的画面;记得每一次渔船归港时,船老大脸上的笑;记得千百年来,多少祈愿顺着风飘向那座护佑渔人的神祇。风把这些都悄然收进自己的呼啸里,然后继续吹,吹了一代又一代。

傍晚坐在沙滩上,有个阿婆在不远处收网。她的白发被风撩起来,又落下,动作却从容,不紧不慢。这里的人似乎从不与风为敌,他们顺着风的方向过日子,像那些木麻黄,在风中长成自己的模样。

鼓浪屿的浪,有着不同的声音。清晨五点半,潮水刚刚退去,空气里还夹带着夜的潮润。不知从哪扇窗户外,飘出几声琴声,断断续续的,像海浪拍岸时溅起的水花。这里的浪涛声里,掺着琴声,掺着人语,掺着游人的脚步。

站在高处望出去,海水把这座小岛围成一圈,一波一波地涌来,又一波一波地退去。那些老房子的红砖墙、花格窗,都听着这浪涛声,听了几十年、上百年,乐而不厌。浪涛声里有过番客回洋的汽笛,有过琴童练曲的叮咚,有过新人的欢笑,有过老人的叹息,这座岛收藏了许多不同的记忆。

涨潮的时候,海水漫过岸边的石阶,哗啦啦地响。这声音不急不缓,像是这座小岛的呼吸。它把所有的声音都揉进自己的节奏里,让这里既热闹,又安宁。

东山的海,最会说话。黄昏时,太阳一点一点沉进海里,把整片海都染成了金红。海浪不紧不慢地拍着岸,那声音像是老人在讲故事,讲得慢、讲得深,每一句都让人听进心里。

这里的浪有各种各样的脾气,有的急,有的缓,有的卷起千堆雪,有的轻轻漫上沙滩。渔民们却熟练掌握它们的脾性,知道什么风该出海,什么时候该收网,什么时候该归航。他们世代代听海说话,学会了谦卑,也学会了等待。

最难忘是夜里听潮。月光铺在海面上,碎成千万片银鳞。潮水一遍遍漫上来,又一遍遍退下去,那节奏像是呼吸,是海的呼吸,也是这片土地的呼吸。浪花不是在拍岸,是在诉说,诉说着渔火点点的夜晚,诉说着渔船归港的喧闹,诉说着每一个与海相伴的日子。

从海边回来,我常想起那些风与海。涓涓的海风是猛烈的,鼓浪屿的浪涛是和缓的,东山的海语是悠长的。它们看似无序,却各有各的规律。与统计人日日打交道的那些数字一样,每一笔数据,都像是一朵浪花。它们来自四面八方,来自田间地头,来自街巷人家,看似零散,汇在一起就是时代的潮声。风不择方向地吹,海不择细流地纳,统计人也不畏困难地收录。收进来的是人间烟火,报上去的是国计民生。

风还继续吹着,海还继续说着。在这灿烂的风和海之间,我们就这样听着、记着,做一个安静的倾听者,做一个认真的记录者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漳州调查队)